

树蛙的“生死之夜”

□张海华 文/摄

布氏泛树蛙是浙江最常见的树蛙，在宁波山区也有广泛分布。五六月间的夜晚，尤其是在初夏的阵雨之后，是其繁殖的高峰时节。在以前的晚报“博物”专栏中，我曾介绍过这种有趣的蛙类；不过，最近夜探四明山时，我碰巧目睹了树蛙的“生死之夜”，现场颇有点惊心动魄。这样的故事很值得与大家分享。



布氏泛树蛙雄蛙在鸣叫。

1 初夏雨后的“婚礼”

布氏泛树蛙以前被归为“斑腿泛树蛙”，最近几年才改用现名。这是一种中等大小的蛙类，体长以4-6厘米居多，雌蛙明显大于雄蛙。其背部多为棕褐色，一般有深色“X”型斑。布氏泛树蛙以善于攀爬著称，能在树干、石壁乃至水缸壁上“行走”自如，如履平地。在春夏繁殖期的夜晚，雄蛙发出“啪嗒，啪嗒”类似轻轻鼓掌的叫声，这种鸣叫声非常有辨识度。

不久前，在一个雨后的夜晚，我驱车来到余姚大隐镇的山区，在经过一段有水沟的山路时，听见车窗外传来阵阵响亮的蛙鸣声：“啪嗒！啪嗒！”“嘎！嘎！”那分别是布氏泛树蛙和饰纹姬蛙在叫。

我就近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停车，然后拿着相机与手电来到蛙声密集处。那是山脚的一处水沟，沟中有多处积水。这些蛙把此处的水坑当作了繁殖地，有的水坑中已有不少蝌蚪。

布氏泛树蛙喜欢待在沟边的树枝上，或趴在沟沿上，很容易被看到。那里有好几只“大腹便便”的雌蛙，显然肚皮里装满了待产的卵。而雄蛙数量更多，它们在雌蛙四周的各个地方发出求偶的叫声，每“啪嗒”一下，就可看到雄蛙喉部鼓出一个白色乒乓球一般的单声囊——这个声囊可以起到扩音的作用，功能跟喇叭类似。

单只布氏泛树蛙的叫声并不连续，总是叫一两声，停几秒，再继续叫，如此周而复始。但很多雄蛙一起叫就不一样了，“啪嗒，啪嗒”之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其实，我们可以把热闹的蛙鸣声想象成欢快的“婚礼进行曲”。正是在这样的“伴奏”中，机灵的雄蛙开始一步步接近雌蛙，最后奋力一跃，便趴在了雌蛙的背上。之后，马上用一对前肢紧紧抱住雌蛙，以防止“到手”的配偶挣脱。完成配对后，雌蛙有时会驮着雄蛙，寻找合适的产卵地。

但有时候，旁边还有雄蛙也早就在跃跃欲试，因此当第一只雄蛙成功抱住雌蛙后，常会有第二只、第三只乃至更多雄蛙过来。它们蜂拥而上，互相推搡，都想抱住雌蛙，并赶走别的雄蛙。据我以往的观察经验，极少有雄蛙“出局”的情形发生。最后，总是以多只雄蛙如叠罗汉一般抱住同一只雌蛙，完成这混乱不堪的“洞房花烛夜”。不过，那天晚上的情形还好，我看到的多数是“一夫一妻”在抱对，只有个别是“一妻二夫”。

蛙类繁殖，一般是通过雌雄抱对的形式，进行体外受精来完成。布氏泛树蛙也是如此，不过它们的卵并不直接产在水中，而是粘附在水塘（或水坑）上空的植物枝叶上，有时也会粘附在沟壁上，乃至水缸壁上。雌蛙排出呈白色泡沫状的卵泡，然后不时用一对后肢搅拌，好让卵子充分受精。我在一旁观察了好久，发现用力搅拌的似乎全靠雌蛙；雄蛙甚懒，只管抱住雌蛙不放，很少出力搅拌。

若干天后，孵化出来的蝌蚪便跌落到水中，在水里基本完成发育、变态的过程，然后上岸生活。从此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开始了。

2 危机四伏的繁殖现场

如果说，以上讲述的是关于布氏泛树蛙的生命孕育、延续的“生”的过程的话，那么接下来要说的，便是关于死亡的故事。热闹的“婚礼”，残酷的掠食，都在同一个地方、同一个夜晚完成，我想这也是大自然的常态吧。

蛇是蛙类的天敌。那天晚上，在沟边的灌木丛里，一条碧绿的福建竹叶青蛇缠绕在枝叶上，具有很好的隐身效果，它在静候可能路过的布氏泛树蛙；还有一条福建竹叶青蛇，则干脆栖身于数根横架在水沟上的枯枝上，这地方是布氏泛树蛙更容易跳过来的地方。这两条蛇都很聪明，选择了很好的伏击地点；也很有耐心，两三个小时都不曾换地方。然而，它们的运气不是很好，没有一只蛙送上门来。

运气降临在一条隐伏在沟边碎石堆上的赤链蛇上。

赤链蛇是本地常见蛇类，在平原与山区均有分布，其斑纹红黑相间，如链条般环环相扣，故名“赤链”。这种蛇通常被认为是无毒蛇，但也有人认为它有微毒；其体长最大可到1.5米左右，身体甚为粗壮。赤链蛇脾气比较暴躁，急了也会咬人。

当时，我走在沟边，用手电搜索时，忽见一条赤链蛇紧紧缠住了一只蛙。起初，我只能看到蛙的肚皮及部分后肢，而看不到头背部，因此一下子没认出来那是什么蛙。后来随着蛇的扭动，从特定角度看到蛙腿内侧有网格状斑纹，方确认那是一只布氏泛树蛙。随后，根据蛙的体形大小与腹部特征，又进一步确认那是只雌蛙。

这条赤链蛇显然刚捕到蛙没多久，但见它正采用“绞杀战术”，使劲收紧身体，让蛙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不过，我看到，蛇居然试图从蛙的后肢开始吞食，这自然是不能奏效的。为了不多打扰蛇的进食，我拍了几张照片后就继续往前走了。约10分钟后回来，发现蛇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进食方式，即把蛙的头部先含在嘴里，然后慢慢吞咽。

然而，要吞下那只身体胀鼓鼓的雌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赤链蛇把嘴张得极大，上嘴与下嘴几乎已呈180度，快接近直线了。哪怕是这样，当蛇嘴的前端到达蛙的前肢时，便很难进一步吞咽了。

我忍不住多拍了一会儿。照相机的闪光灯显然对蛇产生了影响，几分钟后，它便松开了自己的身体，不再继续绞杀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布氏泛树蛙。然后，它叼住蛙的头部，拖着蛙的身子，游动起来。它几次想带



布氏泛树蛙雌蛙背着雄蛙寻找合适的产卵地。



布氏泛树蛙抱对产卵，雌蛙背上有两只雄蛙。



准备伏击布氏泛树蛙的福建竹叶青蛇。



赤链蛇捕食树蛙。

着猎物钻进石缝，但都没有成功。最后，它只好离开石堆，向草丛深处游去。我目送它的身影逐渐消失，不免心怀歉意，毕竟是我打扰了它。好在它没有弃食，只是换了个地方“就餐”。

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：你难道不同情那只可怜的雌蛙吗？

我说，同情自然是同情的，但我不会因此而去蛇口夺食，当场“救”下那只蛙。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运行法则，万物各有自己的“生态位”，人类实在不宜过多干涉。